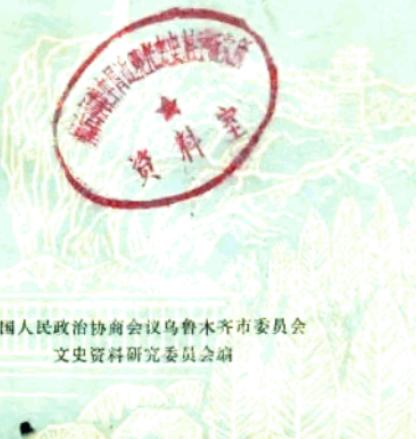


39.01

烏魯木齊文史資料

第十輯

烏魯木齊民族團結史專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烏魯木齊市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38

前　　言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新疆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古往今来，新疆各兄弟民族之间，各兄弟民族与汉民族之间的亲密团结，是促进新疆经济、文化发展的动力。也是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动力，在天山脚下的原始草原上创建起乌鲁木齐这座城市。

列宁说：“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力图借攻击‘异族人’来离间和腐蚀工人阶级”（《再论“民族主义”》），各民族中的反动统治阶级正是这样，它们以挑拨离间和制造民族分裂来维持它们的血腥统治，但是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各民族中的开明人士和劳动人民，却是毫不动摇地发扬了亲密团结的历史传统，正如列宁在前文中所说的，他们“在实践中坚持各族工人的完全平等和团结”。各民族的亲密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维护祖国的统一，是新疆历史的主流，也是乌鲁木齐历史的主流。

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的乌鲁木齐，和整个新疆地区一样，从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居的地区，乌鲁木齐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开发建设的诗篇，也是各民族团结一致、反侵略、反强暴的乐章。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也是乌鲁木齐建城二百二十周年，我们为了总结历史经验，发扬民族团结的优良传统，把这辑《乌鲁木齐文史资料》汇编成“乌鲁木齐民族团结史”专辑，作为向自治区成

立三十周年的献礼。

这本专辑是乌鲁木齐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在组织“乌鲁木齐民族团结史”专题讨论的基础上，选编了三十五篇记述文章，文章作者基本上是市政协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和业余文史撰稿员。所编入的文章，虽然内容各有侧重、取材角度不同，但基本上是作者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材料；同时，为这本专辑写稿的作者，包括十个民族，这也是《乌鲁木齐文史资料》创刊以来所出现的新局面。尽管作者们满怀革命豪情，积极支持这本专辑的编辑出版，但他们毕竟不是从事写作的专业人员，加以编辑部同志的水平不高，专辑难免有谬误之处，尚希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前言 ✓

代序 ✓

草原盛开团结花	咎玉林	(4)
在反击外敌阿古柏的日子里	卢寒峰	(9)
民族团结是新疆历史的主流	柴恒森	(14)
兄弟民族的支持促成迪化辛亥起义	咎玉林	(19)
东场村的一九三三年	〔回族〕郭学文	(23)
民族团结粉碎了马全禄制造民族仇杀的阴谋		
	金国珍	(26)
我是历史的见证人	〔塔塔尔族〕赛里木格来	(31)
寒窗友谊	〔满族〕刘德贺	(34)
汉族人民的挚友——阿巴索夫	柴恒森	(37)
血凝友谊 世代相传	〔达斡尔族〕习志祥	(43)
文艺世家的成长历程	〔维吾尔族〕阿不都古力	(47)
革命火种的传播者		
	〔维吾尔族〕维古尔·沙以然	(52)
商界各族是一家	杨梦九	(55)
难忘的民族友谊	任万钧	(60)
从书报事业的发展看抗日战争时期乌鲁木齐的		
民族团结	咎玉林	(65)
美好地回忆	〔维吾尔族〕买买提·肉孜	(69)
阿巴索夫同志维护民族团结的光辉事迹	柴济森	(71)

新疆学生联合会札记	张式琬	(79)
民族新闻工作者的良师益友		
〔维吾尔族〕吾甫尔·托乎提	(83)	
民族团结二三事	王子钝	(85)
相依为命的狱中生活	郑体方	(88)
新疆妇女运动史上的团结盛会	〔回族〕张琳	(91)
民族团结的宁夏湾	〔回族〕马正明	(94)
我父母的意愿	〔俄罗斯族〕列娜·牛玉清	(99)
携手并肩迎解放	陈方伯	(105)
草原两代人	〔哈萨克族〕阿合买提·晓哈提	(110)
永不忘却那些汉族同志	〔蒙古族〕们都巴夏	(114)
“济世活人”沥肝胆	韩士元	(122)
做民族团结的桥梁	〔锡伯族〕阿巴尔·关炳文	(126)
民族团结的大家庭	〔回族〕陈国柱	(129)
记托乎提父子	杨承彦	(133)
记麻木提老人	杨鹏超	(136)
千里电波传友谊	宋承祖	(138)
革命洪流中的浪花	杨天云	(144)
“家院医生”侧记	解军	(150)
附：西域民族团结史诗摘抄	本刊资料室	(153)

代序

加强民族团结 是各民族共同的愿望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古时候称“西域”，意思是“中国的西部疆域”。远在两千年前，汉朝中央政府就在这里设政府机关——都护府，管辖新疆地区，并派驻军队保卫这块土地和屯垦戍边。以后，历代的中央政府都在新疆设有政权机构。新疆各民族人民有团结友爱、互相学习、共御外辱的光荣传统。历史上，各民族的统治阶级虽然也发生过这样那样的斗争甚至战争，但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的密切交往一直没有中断过，这是历史的主流。例如，古代新疆的冶铁术，以及用牛耕田、养蚕丝织技术等，就是从祖国内地传来的。同时，新疆各少数民族人民的劳动智慧、生产技术，也大大丰富了祖国其它民族人民的经济生活。如现在大家熟悉的棉花、大麻、苜蓿、葡萄、核桃、黄瓜、西瓜、胡萝卜、大蒜等等，就是从新疆引种到全国各地的。“丝绸之路”说明，新疆不仅自古同内地联系就很密切，并且是中国同西亚以及欧洲各国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枢纽。新疆少数民族中，出现过不少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有的人还在中央政府中担任过重

要职务。新疆各民族的文化艺术，在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苑圃中是一枝别具风采的花束。这些情况说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新疆各民族同祖国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从来是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促进的，各民族早就形成为一个互相依赖、共同发展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新疆各族人民都有自己光荣的历史，都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发展作出过贡献。各民族用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劳动共同开拓和保卫了祖国辽阔的疆域，共同发展了祖国的经济，共同创造了祖国的文化，使我们伟大祖国成为世界历史上文化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这是我们各民族共同的骄傲。到了近代，祖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外遭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内受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奴役，新疆各民族同样遭受了无穷的灾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新疆各族人民也找到了新的道路。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各族人民的联合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祖国获得了独立解放，新疆各民族也开始了新的生活。历史的经验证明，新疆各族人民血肉相连，有着共同的命运，共同的遭遇，各民族团结的基础是牢固的，源远流长的。

毛泽东同志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解放以后，新疆各民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各族人民推翻了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政权，在政治上消灭了民族压迫，实现了民族平等。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实现以后，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消灭了阶级剥削，从而也消

灭了民族压迫的阶级根源。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各少数民族人民进一步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这样，在新疆就形成了各族劳动人民之间根本利益完全一致的民族平等的团结友爱的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新疆各族人民永远地结束了被奴役、被压迫的历史，进入了民族平等、团结友爱、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新时代。

（摘自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一九八二年三月《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
族团结宣传提纲》）

草原盛开团结花

昝玉林

古代时期，乌鲁木齐还是一片原始大草原的时候，就有许多民族部落，交插牧居在这里，形成城市以后，各族劳动人民，团结奋进，促进了这座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现在，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的乌鲁木齐，拥有三十六个民族的居民，如果说现在的乌鲁木齐是各兄弟民族人民和睦团聚的大家庭，那么，古代的乌鲁木齐则是盛开民族团结之花的原野。

远在两汉时期，人们就把我国西域地区的各兄弟民族部落称作“西域三十六国”，那时候，有许多民族部落牧居在天山北路。其中在乌鲁木齐和乌鲁木齐近区周围所牧居的兄弟民族部落，有以乾当谷为基地的卑陆，以单桓城为基地的单桓，以内咄谷为基地的郁立师，以于娄谷为基地的乌贪訾离。在远区周围，还有以务涂谷（今吉木萨地区）为基地的车师后部，以番渠谷（今昌吉地区）为基地的卑陆后国，以丹渠谷（今昌吉县北）为基地的劫国，以兑虚谷（今呼图壁地区）为基地的东且弥，以于大谷（今呼图壁县西）为基地的西且弥。再远一些，还有以今巴里坤草原为基地的蒲类，以今伊犁河谷为基地的乌孙。所有这些兄弟民族部落，当时都受匈奴奴隶主集团的侵扰，所以他们把当时的汉朝政府看

作是抗强扶弱的屏障。公元前六八年（汉宣帝地节二年），西汉政府派侍郎郑吉屯田车师（今吐鲁番盆地），公元七四年（汉明帝永平十七年），东汉政府又派戊校尉耿恭屯田金满（今吉木萨地区），尽管他们的屯田驻地都不在现在的乌鲁木齐，但是他们却是这个地区各部落民族邻近的维护者。特别是积极支持耿恭在金满屯田戍卫的车师后部，在当时的山北各部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车师后部王安得的夫人又是汉族人后裔，所以由他们播植下的汉民族与地方各部落民族之间的友谊种子，为后来各民族的友爱团结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事业开花结果。公元一二三年（汉安帝延光二年），班超的儿子班勇任西域长史以来，曾多次到山北各部视察，由于山北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持，东汉政府开辟了“丝绸之路”新北道。新北道西出玉门，直到现在的哈密，由哈密西行，到达木垒、奇台、吉木萨、乌鲁木齐、渡过玛纳斯河，进入乌孙牧地，然后再经伊犁河谷，到达我国西陲重镇赤谷（今苏联依什提克）。“丝绸之路”新北道的开辟，不但为东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特别是进一步加强了山北各部人民与汉族人民的密切联系。

随着时代的不断前进，天山南北各部与我国中原地区的联系与日俱增。公元六一一年，隋朝政府派吏部侍郎裴矩进行西域“互市”活动，据《西域图志》记载：“裴矩与西域诸国互市，凡四十四国，分三道……此道赴伊吾（今哈密），经蒲类（今巴里坤）达铁勒突厥可汗庭（今乌鲁木齐一带）。这次“互市”活动，把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输入我国西域地区，特别是山北各地。唐朝政府建立后，由于国内的统一和安定，给我国西域地区带来了空前繁荣的局

面，特别是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把我国西域广大地区，置于中央政府有效管理之下，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中原地区与西域各地的密切联系。当时，牧居在天山北路的乌鲁木齐、吉木萨和玛纳斯一带的西突厥部落，因为内部争夺权力，经常发生内讧，唐太宗李世民多次下诏，劝他们安居乐业。部落首领阿史那舍尔积极响应，亲自到长安会见了唐太宗李世民，受封为左骁卫大将军，并和李世民的妹妹结为夫妻。阿史那舍尔为加强西域民族团结，做出过很大贡献，特别是在平定高昌王曲文泰的分裂时为国家立了大功。公元六五五年（唐永徽六年），阿史那舍尔逝世，唐高宗李治为表彰他的功绩，追封为辅国大将军，葬于李世民墓旁作陪冢。与阿史那舍尔同一时代，牧居在乌鲁木齐大草原上的铁勒部落首领契苾何力，也是一位名垂史册的爱国者。契苾何力年轻有为，胸怀大志，他的母亲一向向往中原，多次鼓励契苾何力到中原地区去施展才华，契苾何力对母亲说：“若至中华，死而无恨。”于是把部落迁移到甘肃境内，交给他的母亲和弟弟管理，自己到了长安，会见了唐太宗李世民，受封为大将军。公元六六一年（唐显庆六年），有一个西突厥部落首领和唐朝政府闹分裂，契苾何力率兵平叛，亲自带领五百骑兵，深入到部落内部，向群众宣布说：“国家知道你们是无辜的，反对朝廷的只是少数头目，只要你们不受头目的欺骗，安分守己，国家绝不归罪你们。”于是部落群众自动把闹叛乱的头目抓起来，叛乱很快就平息了。公元六七七年契苾何力逝世，他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奋战了四十多年，唐高宗李治按照表彰阿史那舍尔的规格，追封契苾何力为辅国大将军，葬于李世民的陵墓旁作陪冢，新旧《唐书》都为他立了传。

公元七〇二年唐朝政府在今吉木萨地区建立北庭都护府，掌管天山以北、以东和以西的军政事务（天山以南另有安西都护府），当时仅庭州（吉木萨）一带即有屯田的汉族田卒一万二千人，开垦农田二十屯。汉族田卒开发地方经济建设事业的壮举，无疑对加强与地方兄弟民族的团结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唐朝诗人岑参从公元七五四年以后，曾先后两次在北庭都护府任职，并且经常住在现今乌鲁木齐附近的轮台县城，他以强烈地爱国主义感情，把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写成脍炙人口的诗句。

宋朝政府于公元九八二年派来西域的使臣王延德，虽然只在现今的吐鲁番地区进行了宣抚，但是，当时的乌鲁木齐属吐鲁番管辖，所以王延德的宣抚活动，不能不对乌鲁木齐有所影响。

元朝时期的乌鲁木齐为别失巴里（五个富饶地区）之一，这里仍然杂居着各个民族，汉民族和兄弟民族依然和睦相处。根据《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的记载，中原道教首领邱处机于公元一二二一年来西域旅游讲道，路经鳖思马（即今吉木萨）时，当地的部落首领“劝葡萄酒，供以异花、杂果、名香”、并观看了中州汉人所表演的“侏儒伎乐”。路经轮台时，看到汉族秀才在那里设塾教学。路经八喇城（即今昌吉）时，当地部落首领“率众部族及回纥僧皆远迎……其夫人劝葡萄酒，献西瓜……”，还参观了“园蔬同中枢”的蔬菜园圃。邱处机所受到的款待和他的所见所闻，无不是当时民族团结的真实写照。

明朝时期的乌鲁木齐被蒙古瓦剌据为牧地，但是其他民族依然在此生息。明朝政府于公元一四一四年（明永乐十二

年)和一四一六年曾两次派使臣陈诚来西域各地进行友好访问。两次访问虽然没有到达天山北路，但其影响很大。正如陈诚在吐鲁番的记事诗中所写的：“遗迹尚存唐制度，居民争睹汉官仪”，“九重雨露沾夷狄，一统山河属大明”。

清朝初年，瓦刺准噶尔部落的贵族集团，在外国侵略势力的策划下，发动分裂祖国的武装叛乱。清朝政府在西域各族人民的支持下，终于一七五五年(清乾隆二十年)平定了叛乱。进驻乌鲁木齐的清朝军队，从一七五七年开始即在西九家湾地区开垦田地，从事农业生产。吐鲁番额敏和卓大力支援清朝军队的屯田事业，派出一百多名懂得地方农事的维吾尔士兵，前来乌鲁木齐，和清朝军队并肩劳动。地方驻军还为供应各兄弟民族的生活用品，从一七五九年开始，开辟商品市场，把关内的绸缎、茶叶等生活用品，运来乌鲁木齐进行交易。仅一七五九年一年即成交绸缎一千匹，官茶五千余封。

纵观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生息、繁衍在乌鲁木齐大草原的各族人民，尽管经受过恶风逆浪的袭击，但是他们之间的亲密团结，共同维护祖国统一的不朽事迹，却是历史的主流。优美的牧场——乌鲁木齐，是盛开民族团结之花的原野，绝不是互相争斗的战场——这是历史的结论。

在反击外敌阿古柏的日子里

卢寒峰

阿古柏原是中亚浩罕汗王国的一个军官，沙皇俄国从十九世纪兼并了中亚三个小王国之后，即以阿古柏为马前卒，向我国新疆伸展魔爪；与此同时，英帝国主义也积极收买阿古柏，用作它觊觎新疆的代理人。阿古柏在俄、英两个主子的嗾使下，于一八六五年侵入新疆。他一踏上我国领土，即遭到新疆各族人民的反对。阿古柏采取残酷手段，镇压杀掠南疆各族人民。据史料记载：“阿古柏匪徒侵入疏勒，纵兵大掠七天”。在和田屠城五昼夜，“五万余人惨遭杀害。护城河及所有的沟沟坎坎，都填满了尸体”。阿古柏在镇压和屠杀新疆各族人民的同时，于一八六七年建立“哲德沙尔”（七城）殖民政权，自封为“毕调勒特汗”。接着于一八七〇年五月攻占吐鲁番，十一月攻入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吐鲁番守将马仲、马人得父子，乌鲁木齐的“清真王”妥得璘，投降了阿古柏。乌鲁木齐人民把在城郊作战死亡兵民的尸体丛葬在城南的二十里台子，称作“万人坟”，至今遗址犹存。据传有上万名各族青少年，在乌拉泊戈壁上被阿古柏匪徒枪杀，暴行惨绝人寰。

阿古柏派马仲为乌鲁木齐阿奇木总管，下令回、汉人民，一律剃发易服，作浩罕人的臣仆。阿古柏在乌鲁木齐和

南疆各城，大造行宫，从各地掳掠各族少女六百多人供他淫乐。有三千多奴隶供他役使，还把蒙、汉、维、哈、回、柯等族很多儿童，贩卖到浩罕、费尔干纳及土耳其去当奴隶。当时还在喀什设了市场买卖奴隶。阿古柏向乌鲁木齐人民摊派各类名目的苛捐杂税，要人民交粮草、交牲畜等实物和税金，农民收入的百分之八十都被他夺走。一家若有老人死亡，遗产得全部充公，迫使无数人家，人亡家破，流离失所。阿古柏把汉民的屯田和清政府官员的土地、水渠一概没收，另作价出售。有的土地，就被没收和出售过好几次。人们说：“他连土地的土层皮都刮走了”。阿古柏还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恢复“拉伊斯”（教长）制度，让“拉伊斯”们手持棍棒、皮鞭，任意拷打人民，特别毒打上街不带面纱的妇女，并对异教徒横加杀害，约有四万人因此而丧命。他把攻占的城邑，分封给他的军官或地方官在那里当奴隶主，要当地农民当农奴，收入全归奴隶主所有。阿古柏用这种野蛮手段，以换取爪牙对他效忠卖命，他本人是最大最野蛮的奴隶主。

在外敌入侵的年代里，乌鲁木齐各族人民团结战斗，坚持终始，分路反复袭击，给阿古柏匪徒一沉重打击，并遏制了沙俄向乌鲁木齐入侵。

乌鲁木齐附近一些山区，早先就驻扎着一些汉族民团，是躲避当时的战乱在那里开荒种地、筑堡自卫的。驻在乌鲁木齐南山东白杨沟松树庄子（也叫“营盘”）一带的徐学功民团，玛纳斯赵兴体民团，吉木萨尔孔才民团等，都拥众数百人。当时，清军远在巴里坤、哈密一带。各民团首先纷纷暴动，抗击侵略者。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一个民族敌人

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在共同反抗侵略的斗争中，回、汉族人民自动联合，团结战斗，采用各种手段打击外敌。徐学功民团经常以马队拦截入侵匪徒。一八七一年四月，徐学功民团与阿古柏匪军战于乌鲁木齐仓房沟以西的灵应台子，民团乘夜劫营，击毙阿古柏总元帅马官。接着，徐学功又约会孔才民团攻奇台，沈廷秀民团攻昌吉，赵兴体民团攻玛纳斯，徐则自攻乌鲁木齐。四处同时出兵，一战收复乌鲁木齐满城，进而围攻汉城，给了匪徒一沉重打击。同年五、六月间，回民群众出城给徐学功反映军情，导引徐学功民团攻城，与阿古柏匪军在仓房沟一带展开激烈战斗。徐学功乘马奋勇冲杀，在战阵上斩杀乌鲁木齐阿奇木总管马仲，给卖国贼一应有的惩罚。嗣后不久，马人得纠集匪军反扑，乌鲁木齐第二次被匪军占据，很多回民被匪徒活活烧死或乱箭射死，活着的被课以六百至一千两银子的罚金。回民不堪虐杀，争迎徐学功。

一八七二年二月，徐学功民团攻克昌吉，回民首领马明，出动各军协同徐学功民团作战。玛纳斯回民主动与赵兴体民团联合。由于回、汉人民团结战斗，使乌鲁木齐地区形势大为好转。徐学功民团所需粮草，当地回民积极供应。五月间，徐学功民团再次与匪军战于乌鲁木齐南郊。徐学功之弟徐学策中炮阵亡，徐学功退往沙山子。阿古柏再次大肆屠杀乌鲁木齐回、汉族人民，并把身强力壮的押送南疆作奴隶。古牧地回族马明，领导被押送人民于半路上“逃出自归”。马明因其兄被阿古柏杀害，怀恨前往奇台找清军联系，“大出刍粮供军”。清军取得回民资助，派统领张玉春率军西进，在古牧地建立前哨据点。这一回、汉人民团结与

军民团结的形势，对反侵略斗争极为有利，但因清军对民团的统辖和调遣不当，以致分散了作战力量。阿古柏匪军乘机偷袭，清军败走，古牧地再次被匪军攻陷。

在此期间，沙俄也想乘隙向乌鲁木齐侵袭，于一八七二年十一月，在伊犁组成一批武装，伪装“商队”，佯称进行贸易，经奎屯向玛纳斯前进。驻在沙山子的徐学功民团，英勇机智地伏击了这伙“商队”，杀伤五十余人，俘获很多物资和俄钞，遏制了沙俄的进犯。

新疆各族人民在抗敌御侮斗争中，也把期望深深寄托于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清军的到来。南疆的维吾尔族人民，以在街头巷尾“谈论着汉人即将到来的消息”来“相互宽慰”。南疆有些伯克派商人拜合提到塔城向清军呈禀贴，表示愿向清政府效力。各地劳动人民，纷纷逃出阿古柏统治地区，投奔民团抗击外敌。徐学功民团由数百人发展到四、五千人。

新疆的严重局势，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关注，左宗棠向清朝政府提出收复新疆的主张，在朝野受到很大支持。清朝政府遂于一八七五年五月授任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并抽调湖南、四川、安徽等省约六万兵力，进入新疆作战。清军在作战过程，到处受到各族人民的支持。清军于一八七六年七月进抵阜康，当地人民积极提供地形、水草等情况，使清军得以出奇兵昼夜突袭黄田，进而包围古牧地，与阿古柏匪徒拉开大战。清军在古牧地攻坚战中取得胜利后，连克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等城。但战火之后的乌鲁木齐，被匪徒破坏得残破凋零，一片瓦砾，“汉城仅剩颓垣，满城已同平地”，四乡田园荒芜，满目疮痍。其他附近各城，断墙残壁，都不复有城镇面貌。